

的師長真有古道照人，一套愛才的熱情，不像後來事
事祇憑官樣文章，呆板應付，毫無同情之心。當然從
前能做的事未必今日都能做，但從前所不能做或不
做之事，而今日能做或易做的必定不少。

畢竟我就由上海坐船到了美國。由於我年輕淺
到了一個陌生的國家，除了實習工作易於應付之外，
至於美國的國情與社會，以及家庭生活，學校風氣等
等，都非常生疏。我雖然會說幾句英語，但都是學校
普通所用的。入了美國社會，乃就大感不敷。幸而我
初到美國時，被派在費城郊外一間橋樑廠實習，橋樑
廠執事為我在附近一山坡住宅區找到一家人家，在三
樓（即閣樓）有個小房子可以出租，而且可在其家裡
包食並包洗衣服。這家人家祇有夫婦二人，約有四五
十歲，並無子女。男的是在費城一家百貨公司當皮鞋
部主任。他們住在二樓，樓下便是客廳與飯廳，是一
個勤儉的小家庭。我來到之日，找到了這家人家，已
是天黑後晚飯的時間，她們的三樓小房來不及收拾，
他們夫婦乃將他們的睡房讓給我用，自己如何安頓我
就不知。這是我到了美國感覺賓至如歸的第一印象
。和今日美國人的一般人情味大有差別。

我在這家人家開始認識了美國家庭的習尚。因為
我在家原是一好孩子，在校又是一好學生，所以這
人家待我猶如自己家人一樣。以為來自中國一位青年
，不但一到便會講英語，而且循規蹈矩，生活嚴謹。
可惜我祇知勤於實習，對於美國的國情，及如何治家
理財，社交樂育，未曾多加注意。又因這家人家並無
兒女，對於兒童或青年之應如何養育教導亦還一無所
知。

因為我工作地點和住處都在費城郊外不遠，我不
久就認識了幾位在賓州大學唸書的中國學生，其中也
有三位是在交大的同學。其時留美中國學生以清華
官費的為多，清華學生的學費是公家代付的，生活費
每月美金八十元。我則有交通部公費每月美金二十元
，廠裡給工資初時每月約六十元，與清華相差不少。
但我每月還要匯些款項回家。雖然工廠裡學了不少東
西，可是總覺得不像其他公私費留學生有書可讀。所
幸一般留學生對我這個實習生一視同仁，凡有集會，
大半被邀，不予以歧視。

（待續）

封面：凌校長全家福

參加斐陶斐(S.T.S.)年會

晤趙真覺
顧一樵兩兄聯想同班老友記

陳廣沅

斐陶斐(S.T.S.)是中國各大學共同培植的一個學
術榮譽團體，由北洋大學的美國教授愛樂斯 Ehlers
及幾位中國教授發起，於一九二〇年成立。當時參加
的大學很少，祇有清華、燕京、南開、北洋、交大、
金陵、聖約翰等。其選舉會員的標準有二：一是四年
大學平均分數在九十分以上者，二是畢業班中之第一
名。一九二一年遴選結束，我只知交大唐院的斐慶邦
。當時我在唐院知道這回事，並不知道其作用。一九
二二年我被選中了，送了我一張證書，由我自己買了
一個金徽章作為表鍊隆，也不過自我陶醉而已，除幾
個教授及好友拉手道賀外亦無大表示。十年廿年過去
了未起作用，到了五十年後的一年約為一九六二或一
九六三。趙曾珏兄打電話給我叫我到紐約萊館開會。
那個會是復活斐陶斐的討論會，到會的會員有愛樂斯
、趙曾珏（真覺）、顧毓秀（一樵）、陳立夫、朱蘭

成、潘文淵諸公及我，其學校成份就是北洋、清華、
交大。當時就推定代表擬訂章程向美國政府立案。這
是我第一次在美國參加的S.T.S.會。一兩年後 Boston
分會召集開會，當時到會的有王安、王兆振、張思侯
、董道儀、馮縝華等連我共有十幾位，代表了MIT、
麻省大學、東北大學及有名工業機關，各會員交換智
識聯絡感情並讚美中國菜之得味。以後每年 Boston
分會召集開會，我總以學校事忙入城開車不易就沒有
參加過。今年年會十一月四日（星期日）在紐約開會
，我住在普林斯頓左近，乘公共汽車一小時餘即達。
到會者約有卅人，其中除舊會長馮縝華、新會長鄭鈞
外有神經外科董望生及錢學梁、趙真覺、顧一樵等，
入席時余適坐趙顧左近，遂得傾吐積愆。

趙真覺、顧一樵是我同輩學友中兩個巨人。一個
是交大（一九二四），一個是清華（一九二三），兩

有老長官督辦工程，首長是實訂工程，在中國戰時電訊設施上盡最大努力，那時一對電線可同時有幾對人在講話，我們那時聽了祇知吐舌驚咋而莫明其妙；後者是電力工程，曾做過清華校長、教育部長。我記得抗日勝利後我在上海善後救濟總署當儲運廳長兼上海儲運局長時，上海市政府的教育局長就是顧一樵，公用局長就是趙真覺，而工務局長又是交大的趙祖康（一九二二土木）。就以這三位官員資歷算，正符合柏

拉圖烏托邦要求學術崇高的哲學家為國家管理首長之希望。惜好景不長，上海易幟；嚮往當日之局面，不禁神往者久之。趙顧兩先生之偉大，不僅如此！他們專攻電工者而中國詩詞之著作蜚聲中國詩壇，尤為難得。中國工程學生中，中文好英文好工程學識好而施工成績好者，前此交大出了兩位巨人，一位是唐山的茅以昇（唐臣），他是中國橋樑專家，曾參加建築錢塘江大橋，後來主持建築揚子江大橋；一位是上海南洋的凌鴻勳（竹銘），他是中國鐵路專家，曾一手建設粵漢鐵路的艱巨工程。這些巨人與我所知的一般工程師不同；一個工程師的學識好成績好，不算稀奇；所可貴者在道德高尚操守廉潔。我知道幾位工程師在

築鐵路公路時第一要緊先造自己的私房，那房子的材料及工作人員皆與鐵路公路不分家，至於引用私人，變公物為私人資產等，叫人見了作嘔。我所欽佩的巨輩中有趙顧二位，誠為平生幸運。

趙真覺兄是交大同學，其道德文章早在「友聲」中被同學歌頌，無庸贅述。顧一樵先生電工造就中外周知，詩詞鏗鏘，讀者不忍釋手；曾以古風一首述中國四千年歷史，尤為同人所欣賞。詩題為「中華民族歌」一百韻，載臺北商務出版之「蓮歌集」。又載將出版之「蕉舍詩歌一千首」內。一樵為清華一九二三級。何以我有幸與交談甚稔呢。其中有一段因緣，不妨藉此拉扯一下。

記得那年我在明尼蘇打州鐵路工廠實習。一個人租住了一間房，早餐吃些冷早餐帶點三明治去上班。上班就到工廠做車床、鑽床、銑床工作。同事工人很少講話，講的話也不過是些粗俗笑話。中午席地啖三明治，啖後席地而臥，聊作休息。下午下班即走回家躺下。七時起身梳洗出門到小飯店吃廉價洋餐。星期六下午即到大街吃飯看電影。星期日在家大睡。最苦

後來很少見面，回國後各守崗位為國宣勞。記得有一次在南京碰到了何浩若，他原學政經又加學武官，是一個文武雙全的人材。在南京見面時，他還沒有結婚，把我拉到他的住所。穿起軍裝，神氣十足，他自己照鏡說：「老陳，你看我神氣不神氣！委員長看見愛不愛？哈……」不久他做了團長，帶兵住在揚州小金山的徐園。我那時到母校揚州中學演講，就去小金山看了他一次。他引我進出他的團本部時，衛兵大聲喊「立正」，他威武得很。我那時家住仙女廟，離揚州城十八華里。我約他到我家去玩，藉此炫耀一下我的筆。他說：「老陳，我不招擾你，你請不起！我去決不止一個人去，去時必有馬弁衛兵，你請他們吃一頓就不得了。不去不去。」後來就沒有見過面。王化成在芝加哥大學讀政治經濟。下文再詳述。

者找不到人講話，有一個中國洗衣店，店東粵人，不解普通話，他還說我：「唐人嚙講唐話。」承他的情，有時他煲隻鷄，請我吃飯。真是一種大大的享受。就在這種情形下過了幾個月，精神的苦悶吃不消，就病了。一個人在海外生病更是苦事。病中閒想，此城為省城必有大學，大學中必有中國學生，於是在電話簿中找到明尼蘇打大學中國學生會。靈機一現，就打電話給中國學生會，有中國學生講話，我就告訴他在異國生病情形。他問明地址後說就來看我。一兩小時後來了。他叫時昭濤，是清華一九二三級，現在明省大學讀國際公法，還有一個叫吳景超讀社會學，他們都是一九二三班的清華生。當時他就對我講當時的歐洲國際情形。他是湖北人，一口湖北話，講得津津有味，吐沫四起，說着抽着香烟，他就勸我抽烟，那烟是加拿大出品叫 Johnny Vyalkur，味淡清香，容易上口，我就在此時吸上了烟，一吸就吸了四十年。當日他講了一兩小時話，我的病就好了。第二天照常上班做工。第二年我回到伊立諾大學做碩士論文。那年暑假中國學生會在伊校開會，時昭濤來了，並介紹了同班同學何浩若及王化成。

時昭濤結了婚生了孩子做了官。國民政府由南京撤廣州時，我在中國民航公司廣州辦事處辦公，他在沙面外交部辦公，我們常見面。他每飯必酒，酒量甚大，一頓一瓶白蘭地。醉醺醺地滿嘴酒氣，他對局勢非常悲觀。此後他到臺灣做大使做外交部長，也就沒有見面過。

吳景超，安徽人，溫文爾雅，是一個文弱書生，他有一段艷史我知之甚詳。他在明省大學社會系讀書有一位女同學叫米來 Mildred，來往甚密。碰巧她是我工廠中一個老工頭的女兒，瑞典人。工頭一生省吃儉用弄了兩所房子，城裡一所住房，城外湖邊一所別墅，生有二男二女，長女未嫁亦未讀書，在家協助母親持家。小女兒（米來）生得漂亮，團臉藍眼金髮，皮膚雪白粉嫩。活潑爽朗。有一個周末老工頭請我到他家度假。到他家一同乘車到湖濱。一到家看見吳景超，他就告訴我「米來與我生愛，我們常常在一起。」到了湖濱別墅，就划船游湖，晚上跳舞，湖面長濶，四岸綠樹野花，風過處波紋蕩漾，坐樹下小艇中聽一對情人喁喁私語，真羨煞人也！此後每兩星期我被請去湖濱別墅度周末。提起別墅兩字中國人都以為雕梁畫棟，巨室宏模，殊不知美國人湖邊避暑陋室，祇有大屋一間，一樓一底，兩邊迴廊甚寬，一邊設座與懸床以便休息，一邊置長桌長凳大家聚餐。四面紗窗以逐蚊蠅。樓上無陳設，祇地舖多張全家睡覺。廚房放在屋後。無抽水馬桶，祇設坐廁如中國鄉間之廁所。週末到此休息避熱並不十分講究。暑假後我回伊立諾學校，一對鴛鴦仍朝朝暮暮卿卿我我。中國學生會年會時吳景超亦曾到會。問近狀則曰：「一切生活

如夫妻然，真人間天上也！」問擬結婚否，則曰「此時尚未定，兄何以教我。」我以為畢業後不回國即在此間結婚為美國人則可，如結婚後回國恐米來小姐不能勝此年年打仗之生活耳。吳頗以為然。後來吳畢業回國，有情人未成眷屬。回國我與吳都在南京做事，我們介紹了湖南多情女子龔業雅與相識。龔為師範體育畢業生，年青活潑，笑聲溢四座，不久即結婚生有子女。此後吳到清華教書我去津浦幹活，不常見，但聞其造詣深為師友所佩服，家庭亦美滿云。

王化成，江蘇鎮江人，身長體壯有足球健將風，見面後方知與吾外家兼親，彼此談甚歡。他原來在家鄉已由父母訂親，到美後千方百計將婚約解除，在芝加哥與華僑某女士戀愛結婚，情愛甚篤。吾回國後在津浦機廠做廠長。當我由天津廠調往濟南廠時，化成老父來找我。問我近況，我說：「正調往濟南，兩三日內即起身。」問收入有增加否，我說：「津廠五〇〇人，濟廠一二〇〇人，照比例應加薪一倍；事實上祇由三三〇元增至三六〇元而已！」老前輩則曰：「能有機會為國家賣力，即應滿意；薪水一層到此階段，祇有少剩多剩之別，無大要也！」老先生隨便一句話，我終身奉行不輟。繼談及化成夫人近狀，彼謂此女修養學識均佳，現在清華教拉丁文。祇有一點傷腦

筋，此人神經不正常，常發生意外事件。余亦未深問。勝利後，聞化成到葡萄牙做大使，夫婦同去。後來夫人病發甚重，化成送她到美國經醫診斷送入神經病院養病，化成一人返葡萄牙任所。消息不甚愉快。

此四人者，幼年聰慧，受中西文化之精英，為國宣勞，得廉潔正直之時譽；皆與顧一樵先生同班，今日我與顧同桌吃飯，談談彼此老友，孰知全已作古，良深浩嘆。何浩若、時昭瀟之死訊皆見報章。吳景超在大陸清華教書，已逝世兩三年，龔業雅亦去世。王化成亦謝世。皆一時之英雄豪傑也，何謝世之早耶。清華一九二二級還有一位巨人。我常聽他們同班提起未經見面，年來常在臺灣刊物上見有大名，即編最新英華字典之梁實秋先生也。一樵兄告我謂「實秋已將莎氏比亞全部完成即將出版。他還有一計劃，他要用英文寫一部中國文學史，又用中文寫一部英文文學史。這種艱巨工作，他真有此勇氣。此人現已退休，住在西雅圖女兒家！」這是我知道的幾位一九二三清華畢業生。我幸運了，我是一九二二畢業，交通部派出洋，當時須在國內鐵路實習一年方准出行。我在北寧路唐山廠實習了半年，辦行裝等等化了半年，延遲了一年出國，正與一九二三年畢業清華生同時入學，於是乎得與諸巨公往來叨學。至於我自己的交大同班同學呢，此事話長，容另文交代。

當日在開會時，其他交大會員亦有可記者：錢學榘先生為火箭專家錢學森之弟。我問：「幾時回去看看老兄？」他說：「哈，他比我前進。我如見他時，他必先教訓我一頓。」又前會長馮績華先生係麻省大學某工程系主任，多年不見，兩鬢現霜，其夫人同來，覺年事甚輕。據其本人報告，剛來美國一年，與馮先生新婚云云。

此次開會最大節目之一係贈與趙真覺先生榮譽獎狀一張，以表示該會對趙先生年來對 S. T. S. 奔走勞碌之感謝。據會長鄭鈞報告此為贈給獎狀之第三次。第一次贈與愛樂斯教授。第二次贈與李書田先生，李先生為北洋會員且為北洋大學校長，抗戰期間在忙亂移校中仍盡力維持 S. T. S. 之活動與各方聯絡，心力交瘁！現李先生在 S. Idaho 工程大學研究，每日著作不輟，前曾發心臟病一次，茲已恢復原狀，照舊工作。趙真覺兄與緻甚豪，會後忙着照相留念。我記得第一次與他開會時，他鬚眉皆白，而眉長如羅漢，見面即告我「我太太去世了，無聊得很！」這次見面時眉短無鬚，精神矍鑠，談吐風生，新太太秦昭華左右侍候，體貼入微，無怪其返老還童也。

本篇所記諸友皆係一九二二—一九二四之班友，當時受五四之流風餘韻，個個生氣盎然，無不向前邁進欲為祖國賣力，我所不識者當不知有幾十百人焉。爰為之記。